

請掀開經本，一七九面，倒數第五行：

【得失是非。一時放卻。眼若不睡。諸夢自除。心若不異。萬法一如。】

從這個地方看起。前面曾經跟諸位介紹過，這個「信心銘」言簡意賅，也就是說文字很少，只有五百多字的一篇短短的文章，可是裡面的義理是把整個的佛法都包括了。由此可知，這篇文章有很深的深度，並不是初學人所學的，因為它裡面有相當高的境界。但是我們也應該來讀誦、來研究它，因為這篇文章裡面僧璨大師（就是禪宗的三祖）他指導我們修學的原理原則，不但修禪離不開這個原理原則，即使修學任何一個法門，佛法裡面常講八萬四千法門，都離不開這個原理原則。所以我們過去曾經講過《壇經》，《壇經》有兩萬多字，所說的理論、境界並不超越《信心銘》的範圍。這是在禪宗的重要的典籍，我們研究過幾部，以《信心銘》最為扼要，也最有深度，希望同學們要特別注意它。

在前面是一再討論到，要我們離開妄想分別，擲除一切分別妄想執著，跟《金剛經》裡所說的夢幻泡影沒有兩樣。這是事實的真相，也是我們凡夫可以說從無始劫以來，就將夢幻泡影當作真實，在這個裡面起種種的分別執著。所謂的起惑，就是迷在境界裡面，對於這個境界、事實真相不能夠領悟，於是就有種種的造作。這些造作是以迷惑為基礎，那他的造作當然就不是與法性相應的，違背了法性，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，造業了。既然造作有業，這個業後面一定有果報，所謂是善（善業）招感的三善道的果報，惡業就感三惡道的業報。但是諸位必須要知道，就是惑業苦都不是真實的，

在清淨心中，在法性裡面，沒有這些事情，這回事真像我們作夢一樣。永嘉大師在《證道歌》裡頭說得很好，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用這個比喻來比喻我們現實的十法界依正莊嚴，確實就是這麼一回事情。所以諸位真正看破了，今天這一開端的兩句，祖師叫我們放下，所謂是一切放下，『得失』是就在事上說，『是非』是在理上說，一切的事理都得要放下，我們的清淨心才能夠現前，清淨心是本有的。

因此我們學佛，這一次我從紐約回來之後，看看外面的佛教，看看我們自己這邊的佛教，於是乎我發現，佛教在現代它有三種不同的形態在我們這個世間，第一種就是宗教的佛教，這是相當普遍，是宗教的佛教。諸位必須要曉得，宗教是迷信的，宗教的佛教也是迷信，把佛菩薩當作神明來看待，初一、十五在寺廟裡面去拜佛燒香求福報，祈求佛菩薩的保佑，這是宗教的佛教，這個不是佛教的本來面目。另外一種就是學術的佛教，現在在國內外都很盛行，把佛法的經典當作一門學術來研究，絕大多數的人把它看作哲學來研究它。這兩種可以說都是佛教的變相，其實真正的佛教它不是宗教也不是學術，正如同歐陽竟無在民國十二年，在中山大學裡面所發表的一篇講演，他說「佛法非宗教非哲學，而為今時所必需」，他有這麼一個講題。這篇講演稿我們圖書館有，過去我們附印在《六祖壇經》的後面，大家都能看得到。可見得佛教變成宗教、變成哲學，至少也有一、二百年的歷史，變成宗教大概總有二、三百年，變成哲學大概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，變成哲學了。我們學佛一定要找到佛教的根本，就是佛教的本來面目，我們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受用，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。我們講「得失是非」，諸位要曉得宗教裡面有，有得失、有是非；學術裡面也有，有得失、有是非；可是在佛法裡面教我們把得失是非一起放下。就從這句話來看，佛教

的本來面目，也就能夠清清楚楚的顯現在我們面前了。

佛法它的目的是教我們證得一真法界（《華嚴經》裡面講的一真法界），一真法界的意義，要用現代話來說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所以它的目的是要我們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而已。這個真相在《般若經》裡面稱之為諸法實相，在《華嚴》裡面稱之為一真法界，在淨土裡面講的就是常寂光淨土、實報莊嚴土，是教我們認識這個境界，讓我們能夠證得這個境界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生活在這個真實的境界裡面，這個就是一般所謂的成佛，所謂的證道。這個境界的證得完全要靠自己智慧現前，這種智慧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，世間第一等的聰明人也無法證得。你們想想他為什麼不能證得？那就是他得失是非放不下，所以不能證得。佛告訴我們，證得這個境界要真正的智慧，真智慧是從清淨心裡面所生的，清淨心的本體就叫做根本智，因為它是智慧的根本，無量無邊的智慧從這個地方生的。清淨心也叫做禪定，我們講清淨心實在講比較容易理解，而講禪定不太容易理解，何況禪定有許許多多種，有世間禪定、有出世間禪定，有究竟禪定、有不究竟的禪定。在淨土經論裡面叫一心，一心說得太好了，一心當然清淨，三心二意心就不清淨了，一心的確是清淨。從這個原則我們就能夠明瞭，佛法所修學的就是一心、就是清淨心、就是禪定。佛法的經論雖然多，都是講這個道理；法門雖然多，所謂是八萬四千法門，那只是方法手段之不同，所修的還是這一樁事情，無非是修清淨心而已。

我們同修們也有不少人認真的在這裡用功，在這裡修行，我們修了多少年了，修了幾十年了，我們的清淨心沒有得到，我們的禪定沒有成就，原因在哪裡？原因就在放不下，這是我們的病根。佛叫我們放下是有道理的，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，因為清淨心中本來就無一物，得失是非都沒有。得失是非是妄想，我們如果看看唯識

的經論，唯識經論固然很多，我們涉獵的不多，像《八識規矩頌》、《百法明門》，我們也講過不少遍，以《百法》而論，這個得失是非在《百法》裡面它是屬於不相應行法。不相應行法是什麼？拿今天的術語來說，就是抽象的概念，沒有事實，完全是個虛構的一個概念而已。這在佛法裡統稱之為妄想，所謂是虛妄的分別而已，我們如果明白事實真相，才曉得佛祖的教誡是絕對真實，真誠而不欺騙我們，我們應當放下，六祖在《壇經》裡面告訴我們，「本來無一物」。我們想想「本來」這兩個字的意思，本來無一物，現在我們起了許許多多的見解念頭，雖然起了許多見解念頭，還是本來無一物，因為你所有的分別執著統統是妄想，在真如法性裡面確實沒有。在我們自己真心裡面沒有，這些東西叫做妄心。

迷失了自己，迷失了宇宙，才有這些東西，所謂是異見橫生；悟了自己，悟了宇宙，心就清淨。由此可知，念佛人不能不求智慧，你要沒有智慧，一心不能證得。因為一心是清淨心，而求智慧又要靠一心，一心能生智慧。由此可知，定與慧可以說是互為體用。定是慧之體，慧是定的用；慧又可以作為定之體，而定是慧之用，定與慧是互為體用。由此可知，定慧是一，不是二。修行用功從什麼地方著眼？就是從看破、放下。功夫必須在日常生活當中去鍛鍊，所謂的是歷事練心，在境界裡面去鍛鍊，練什麼？練定，練智慧。所謂練定就是在境界裡學不動心，無論是順境或者是逆境，我們記住《金剛經》上的兩句一偈，兩句所謂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我們練這個功夫，這個就是定，就是修定。外面的境界是了了分明，不是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我樣樣都知道，樣樣都曉得這是智慧。智慧增長，樣樣都知道，是樣樣都不動心，真正修行用功夫是這個用法。自己這樣修學是自度，自悟自修自證；教別人這樣的修學是化他，是教人自悟自修自度。諸位想想，佛法在修學上，它的理論

、方法、境界、成就，與宗教、與學術確實不相干，唯有真正的佛法才能得到真實的受用，才能解決一切問題。

下面這兩句是從比喻當中說的，比喻什麼？比喻覺而不迷。『眼若不睡』，這就是比喻覺悟。一個人念念覺悟，他不迷惑，『諸夢自除』，這個「夢」就比喻起惑造業，這些虛妄不實的境界自然就遠離了。由此可知，我們一天到晚要保持警覺，古德所謂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。念就是迷，心裡才起心、才動念就是迷。動的什麼念？佛法裡又常常講正念現前，換句話說，這個念是應當起的還是不應當起的？應當起的這個念是正念，不礙事的；不應該起的這個念就是煩惱，是礙事的。我們從最粗、最淺的境界來說，這是說到真正做功夫，日常生活當中居家過日子、待人接物，生活所必須的，這叫正念，這個不是妄念。不是生活所必須的，我們一般所謂奢侈品，那會增長貪心、增長瞋恚、增長愚痴，這個就叫邪念。祖師所謂「不怕念起」，就是指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、惡見，這些是邪知邪見，怕的是這個，所以我們初學的人要辨別邪正。說邪正統統都放下，那不是現在的功夫，那是明心見性人的功夫，我們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亂才可以有這功夫。這是我們在《信心銘》、在《壇經》裡面都時時刻刻提出來跟諸位一起來討論，因為我們的境界畢竟沒有達到這樣的水準，所以在眼前我們得修斷貪心，我們在一境界裡，順境無貪就好了；逆境裡面無瞋，不生瞋恚心、不生嫉妒心，這很重要。一切境界，一切人事，我們都要懂，不懂是愚痴。樣樣都要明瞭，明瞭而不動心，就是定慧等學。開始修行用功夫，應該從這個地方著眼，從這個地方下手。

譬如我們到市場，我們今天生活所必須的，我們要去買菜，可以在那邊挑選，選我們自己所需要的。如果說是一定要什麼，這裡頭就有執著了。挑選是隨緣的挑選，我今天要買青菜，這邊有好幾

個菜攤，哪一家菜最新鮮，我們就選他家的。這個不為過，這個不是我這又起了分別心，沒有。如果你今天一定要吃個什麼菜，這個市場沒有，再跑到那個市場去；那個市場沒有，再跑幾家市場去，這個就有執著了。我們要從這些地方學，生活當中去歷事練心。我們到百貨公司去看，看看每一天都有新的產品，你都明瞭這是開智慧，曉得我們的社會天天在繁榮，我們的社會天天在進步。一定要知道，在這個裡面，譬如說我們需要的，我們可以選購；不需要的，再去添購（新的東西來了，並不是很需要的），那就是增長貪心。譬如說電視機，現在有新的型式樣子出來，我們這個用了幾年現在還可以用，現在還無需要更換。什麼樣的新產品，我們可以參觀，我們不必動心，為什麼？我這個還可以用幾年，到用到不能再必須要換了，我們就選一個最新的產品，這可以選的。如果今年買的，覺得這個樣子不夠新，要淘汰掉，再去換一個，這就變成奢侈，變成貪心了。

我說這一點點，希望諸位從這個地方能夠舉一反三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我們生活得非常愉快，生活非常美滿，在美滿幸福的人生當中斷貪、瞋、痴、慢，這是佛法。佛法，絕不主張修無益的苦行，不主張這個。所以歐陽大師說得很好，他說一切宗教，大概都修無益的苦行，沒有利益。與真正的定慧、與清淨心不相干的那些苦行，釋迦牟尼佛不主張。佛法的目的教我們離苦得樂，怎麼會教我們離樂去求苦？哪有這種道理。佛法教我們離苦得樂的，得到人生真正的幸福美滿，這個是佛法。在這個裡面斷貪、瞋、痴、慢，將自己的定慧不斷的向上提升，定慧愈提升你的生活愈幸福愈美滿，這個原理我們是必須要知道，所以三皈戒裡面就是教我們覺而不迷。

『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』，「心」就是我們現前的一念，「異

」是兩樣，「不異」就是沒有兩樣，這個境界非常之高。「心若不異」這句話，就是《彌陀經》裡面講「一心不亂」，是一個意思。所以心清淨了，我們看外面的境界就清淨了，萬法就一如了。不異是覺心；異是迷惑。這是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的，不異是沒有分別執著，一心，才有分別執著就不一樣了。「萬法一如」，就是《華嚴》講的一真法界，淨土法門裡面所講的常寂光淨土。萬法一如，我們現在見不到這個境界，就是我們的心異，在一切境界裡面生了無量無邊的分別執著，所以沒有辦法見到宇宙人生的實相。這是需要功夫，需要真正的修練。修是修學，練是鍛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不斷的修正自己錯誤的見解，修正自己錯誤的行為，在這裡面歷事練心，把一切的妄心都要把它修練掉，我們的真心本性就現前了。真心本性本來不異，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裡面告訴我們，「本覺本有，不覺本無」，不覺是迷，不覺就是異，所以當我們異見才起的時候自己馬上覺悟到，我現在又迷了。自己要是知道自己迷了，他就不迷了，就覺悟了；最怕的是不覺悟，就一直迷下去，這是最可怕的。一旦覺悟自己迷，自己就曉得，就不迷了。好像一個人作夢一樣，他忽然覺得自己作夢了，他醒了。他要不醒，他怎麼知道自己在作夢？那就是夢醒了。我們的心不異聖解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見解我們本來是相同的，所以你要學佛法、學經典，你到哪裡去學？你要是在《大藏經》經論裡面去學，全都把它背熟了，跟你說還是別人的，不是你自己，與你自己不相干，一定要自己的智慧開了，別人的跟自己的不異，沒有兩樣。

萬法一如，佛我一如，佛的就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的就是佛的，沒有兩樣，這是智慧現前。可是這樣的境界一定要到心不異，境界才能現前。所以平時讀誦，我跟諸位說得很多，讀誦的目的就是求心不異，心不異法，法不異心，讀誦目的在此地；而不是記問，

目的不是在記誦，目的要在記誦，那你心裡面是異見就橫起了。所以讀誦他目標是在修戒定慧，三學等運，三學齊修，是這個修學法，到完全成熟了，所以就開悟了。什麼叫做熟？跟諸位說，心一，就熟了；心還有二，不熟。你們看看《壇經》裡面法達禪師，念《法華經》三千部，他不能開悟。他為什麼不能開悟？他二心，就是心異，不一。怎麼曉得他二心？你們在《壇經》裡面仔細去看，要把門道看出，他很自負，換句話說，不大瞧得起別人，他自己讀了十年的《法華經》，《法華經》念得滾瓜爛熟，人家要請他講《法華經》，一定講得頭頭是道，這必然的道理，太熟了，講得天花亂墜。諸位要曉得，那是講的釋迦牟尼佛的《法華經》，不是他自己的，他沒開悟；沒有開悟的原因，就是傲慢。所以到六祖那裡去，六祖一看到他的言詞、態度，馬上就看出來了，你很驕傲，什麼值得你驕傲？你心裡面一定有比別人勝過的地方，值得你驕傲。他就說出來了，他讀了三千部《法華經》，我們今天說值得驕傲，值得驕傲就糟了。經過六祖一指點，他才恍然大悟。這一點點破什麼？把他這個傲慢的心捨掉。他之所以不能開悟的就是這一點障礙，六祖把他這一點障礙點破了，他就覺悟了。覺悟之後才說老實話，十年為《法華經》所轉，這一點破了，從今之後轉《法華》了。我們讀經，像這些地方都很大很大的啟示，所以處處顯示一心就開悟了，二心、異見決定開悟不了，所以這個悟不悟關鍵在自己。六祖的指點，法達能接受，真正能夠改過自新，放下他的障礙，他自己肯放下。

我們的病怎樣？我們的病就是千經萬論（這都是佛祖給我們開示），我們讀了、我們聽了，我們還是放不下，放不下三心二意，放不下種種的見解，這是我們大病的所在。所以今天這個世間沒有真正的僧團，我們圖書館也不是個真正的僧團，為什麼？不和合。



真正的僧團是修六和敬的僧團，我們不和合，怎麼不和合？一個人一個見解。六和敬裡面第一個條件，就是「見和同解」，見解一樣，相同。見和同解怎麼修法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把自己的意見捨棄掉，見解就相同了，大家心都清淨了。這是佛法高明之處，佛法不是說你們要跟我的見解相同，把你們的見解捨掉，佛法不是的，佛本身就沒有見解，所有的見解都是邪見，所有的想法、看法都是妄想，這個是佛（佛法）真正叫我們心悅誠服，為什麼？他不勉強，他也不霸道，他說的是正理，每一個人心地都清淨，這個見解就相同了。所以大家在一塊修行，修什麼？我們每個人都修一心不亂，都修心不顛倒，這個見解就相同了。不管你修的是哪個法門，你修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講歇即菩提，你歇了沒有？歇就是放下，你心就清淨了。六和敬裡頭最重要的是這一條，然後是「戒和同修」，這大家在一塊共住，生活規範比什麼都重要。戒律我們守什麼？我們守《沙彌律儀》就夠了；在家居士道場同修，守五戒就夠了。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的修持，像印光大師教給我們，從《感應篇》、從《陰騭文》裡面來修學，這兩篇文章與佛法的戒律完全相通。一個真正的僧團出現在世間，那個功德不可思議，這是靠我們大家自己努力。一個真正僧團出現世間，十方諸佛菩薩護持，一切龍天善神沒有不守護的。這個叫真正的三寶，不是口頭上說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所尊重，這是真正之三寶。居士們，你們在自己家裡，你們一家人，父子兄弟要能夠守住六和敬，你們的家庭就是僧團，必定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之所讚歎，一切護法善神之所擁護，為什麼？因為你們的見解相同，這個家庭必定興旺，做到了極處就能夠證得萬法一如，萬法一如就是一真法界。

由此可知，「心若不異」，這是能入；「萬法一如」是所入。在《華嚴經》裡面「普賢行願」是能入，一真法界是所入，一真法

界就是萬法一如，心若不異就是「普賢行願」。底下再發揮這道理。

### 【一如體玄。兀爾忘緣。】

『玄』，所謂是玄妙。『一如』之體，所謂玄之又玄。為什麼這樣說？因為它是非因緣而有，也非自然而成，所謂的是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。佛在楞嚴會上以很大的篇幅，在《楞嚴經》裡面很大的篇幅來說明玄義，像我們在《楞嚴經》裡面看到的，非自然非因緣，非和合非不和合，都是說「一如體玄」。這個『忘緣』，所謂是忘緣絕待，也是形容一如的玄體。諸位對於《金剛經》比較熟悉，我們在《金剛經》裡面可以看到，佛給我們說明的心法與色法，二者具不可得，我們的攀緣心就可以息掉了。如果有所得，你緣慮之心決定不忘，實實在在講是無所得。心法，佛跟我們說三心不可得：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不可得，說明心法是虛妄的。色法是緣生之法，《百法》裡面把一切色法歸納為十一大類，五根六塵，這十一大類。五根六塵是因緣所生的，緣生性空，沒有自性，所以五根六塵也不可得。諸位常常念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裡面說得清清楚楚，這都是說明心法跟色法的真相，目的就是叫我們「忘緣」，把這個攀緣心捨掉，「一如體玄」才能夠現前，才能夠證得。

一切大乘經論不管它怎麼說，用什麼方法來修，目的都是相同的。《金剛經》說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有為法就是指的色法與心法。心法，在八識裡面我們看，八識五十一心所，二十四個不相應行法，十一個色法，全都是有為法。有為法的性質什麼？如夢幻泡影，你要在這個色、心二法裡面去攀緣，你就是大錯特錯了。在念佛人來講，我們的一心不能夠證得；參禪的人，禪定不能成就；修定修慧，定慧不能現前，原因在哪裡？如果我們能找到原

因，而能夠把這個原因消除掉，我們豈不是大功告成了嗎？原因都在攀緣，攀緣心不能捨棄，這是大病，所以一心不能現前。我們在講到現前功夫，這是最重要，像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謂的最初方便，就是我們現在下手之處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第一個就把得失的心捨掉，患得患失，沒有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的不肯捨棄，這個就是攀緣心。這是凡夫之人在這個攀緣心裡面最嚴重的，先把最嚴重的捨掉，在這一切境界裡學個什麼？學個沒有得失的觀念，這個得失是錯誤的觀念，得失是不相應行法，剛才講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毫無意義。如果你心裡有想得，馬上就真的東西得到了，那這個有價值，那就是屬於真實法，不能講它是不相應行法，得不到，沒有一樣得到，清淨心中本來無一物。所以只要捨一切的攀緣，分別執著妄想，一如的玄體就現前，我們的清淨心就現前，一心不亂就現前，佛法修學的目的就達到了。這兩句重要的就是在「忘緣」。底下一句：

【萬法齊觀。歸復自然。】

這是承前面玄體現前，也就是清淨心現前，這個時候萬法等觀了，『齊』就是整齊平等的意思，換句話說，你的清淨心、平等心現前起作用，你所見到的境界就像這兩句所講的，歸復到自然了。像道家所講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」，這就是『歸復自然』了。因為三祖是唐期人，讀中國的歷史，諸位都曉得，唐朝這個時候，道家的思想非常盛行，道家打的是老子招牌，老子姓李。唐朝的皇帝也是姓李，總是一家人，所以把這個道家、道教抬得很高，在社會上有非常崇高的地位。因此在那個時代，我們看隋末唐初，一直到唐朝這一代，你在這個經典的翻譯、祖師的著書，都能夠看到很濃厚的道家思想的色彩。他是引用道家的來解釋佛法、來印證佛法，這是我們常常能夠看到的，所以這兩句有道家濃厚的色彩

在修學功夫裡面來講，要曉得隨緣，隨緣而不攀緣。真如是萬法，隨緣攀緣，那就是隨緣隨著變；隨緣而不攀緣，是隨緣不變，不變的是什麼？不變的是定慧，諸位要懂這個道理。隨緣是什麼？能夠隨順世間，像昨天我們在《華嚴經》裡面所看到的，佛的神通變化，這個變化就是隨緣，隨時隨地在變的，所以佛法不是不變的。佛法從印度傳到中國就完全變成中國化，變成中國的佛法，跟印度的佛法可以說完全不相同，這個就是隨緣，就是變。譬如在衣著上，印度出家人，三衣一鉢，佛法一傳到中國來，這個制度就行不通，中國人還是穿中國自己衣服，而把它的三衣披在我們的衣服外面，所以到中國變成披衣了，而且只有在典禮集會的時候我們才用，平常都不用的。到中國來也不托鉢了，接受在家二眾的供養，不出去托鉢了，就是生活方式一個非常大的轉變。弘法的方式也變了，印度當時釋迦牟尼佛在世，他那種方式等於說是遊學，並沒有固定的一個所在，哪個地方請，佛帶著學生到那裡去了，人家臨時找一個場所，在那個地方做一個講堂，做個精舍。講一個階段了，別的地方有請了，他又到別的地方去了。生活的方式，全都是托鉢，每一天佛帶著他的弟子們，都是到外面沿門托鉢。那到中國來？都有固定的道場了，不是像從前那種遊化，一個法師在一個道場，一住就是幾十年，甚至於住一生，教化一方。

唐中葉以前都是法師各別弘化一方，馬祖道一和尚之後又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，那就是提倡什麼？共修，所謂是建叢林，把佛教教學、弘法把它制度化了，加以組織，確定制度，好像是正式的辦佛教大學一樣。我們今天看百丈清規，你看它那裡面編制、組織很有條理，有層次，有相當的規模，變了，這個都叫隨緣。在我們中國就變過好幾次，每一次的變革，都是適應這一個時代眾生的根性

，適應這個時代的背景，便利大眾的修學，幫助我們成就，目的在此地。它不變的是什麼？不變的是修清淨心、修覺正淨，這個是永遠不變的。換句話說，它修學依據的理論，修學方法的原理原則以及境界，決定不變；方式、儀規可以隨著時代、隨著地域常常加以改變，所謂是不變隨緣、隨緣不變，我們要懂這個道理。隨緣，真如就是萬法；不變，萬法就是真如。

佛法當中又說「法外無心，心外無法」，這些話都是說明不變隨緣、隨緣不變的道理。今天這個世界，整個的世界，諸位如果仔細去觀察一下，類似我們中國周朝末年的春秋戰國，今天全世界的局面就像那個樣子。春秋戰國之後中國統一了，這是政治上的統一，將來我們整個的世界，必定是文化的統一。因為現在接觸太頻繁了，關係太密切了，每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，都有它的優點，這些優點必定將來能夠集成一體，不變就不能適合這個時代，不能適合這個時代潮流。所以佛法幾次的變遷，你能夠看得出來。在今日之下必須有大幅度的改變，能夠適合於這個時代，在這個時代裡面我們修清淨心、修一心不亂、修覺正淨，而能夠得到成就，這是我們必須要認識的，要了解、要努力去做的，真正能夠懂得，能夠運用不變隨緣、隨緣不變這條原理原則。這四句我過去曾經在大專講座裡面介紹過，不變隨緣是諸佛如來，不變，他是已經成就了，能夠隨九法界眾生之緣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，應以什麼方式得度他就是運用什麼方式，自在無礙。昨天我們在《華嚴經》裡面也講的兩種解脫，一種是除障的解脫自在，另外一種是作用的自在，這是諸佛如來。隨緣不變是菩薩，菩薩在隨緣當中，就在作用自在裡頭去求不變，去修定、去修慧。不變不隨緣是小乘，小乘證得偏真涅槃，他不變了，但是他不隨緣，他不度化眾生，不與大眾接觸，所以當個自了漢去了。隨緣隨著變，這是最怕的，那是凡夫，

就是自己沒主宰，隨緣隨變，必定是迷惑、造業，感得生生世世的不如意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